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事实的魔方

SHI SHI DE

MO FANG

陈霖 陈一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九江学院图书馆



1824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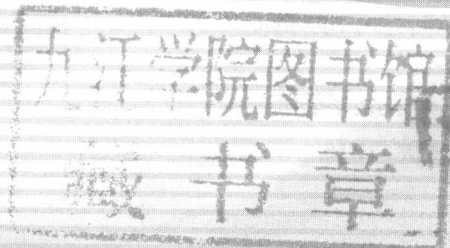
1515480

事实 SHI SHI DE 魔方 MO FANG

陈霖 陈一 著

G212.2

16856



不外借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实的魔方：新叙事学视野下的新闻文本 / 陈霖，陈一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8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8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ISBN 978-7-5068-2532-0

I. ①事… II. ①陈…②陈… III. ①新闻写作 IV. ①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959号

责任编辑 / 王 哲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胡 玥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 15.50

字 数 / 205千字

版 次 /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本书导言部分首先简要回溯了叙事学到新叙事学的发展, 阐明了对新闻文本进行叙事研究的学理渊源。导言的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新闻叙事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 同时指出, 在西方对具体的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和新闻文化批评中, 叙事学的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在我国, 从叙事学角度研究新闻也已经成为一种自觉, 虽然作为一门学科, 关于其性质和研究对象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导言的第三部分阐述了本书在方法上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上的基本设定。

本书认为新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在对经典叙事学的继承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而不是另起炉灶, 更不是随心所欲, 对叙事学基本概念的清楚把握, 是对新闻进行叙事学研究的关键所在。本书第一至第四章即在具体的新闻文本分析中阐明叙事学基本概念及其运用的有效性。第一章“谁在讲述新闻”, 阐明新闻叙事者作为新闻文本的语言活动主体不同于作者, 坚持这一点, 有助于贯彻叙事学的分析方法, 探寻新闻叙事中的语言和符号活动的规律。第二章“视角与呈现”, 论述叙事聚焦的安排和处理, 关系到新闻呈现的事实信息的广度、深度和可信度, 关系到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在具体的语言和符号活动中如何得到落实。第三章“时间的诡计”阐述对新闻传播的叙事时间研究, 不仅可以发现新闻在建构现实中如何追求叙事的生动、连贯和合乎逻辑, 而且可以洞见传播者的价值取向——通过时间的变形策略实现对核心信息的凸现或遮蔽, 强调或淡化。第四章“声音的变奏”通过对新闻传播的叙事声音研究, 发现和阐释新闻叙事如何在对多种“音调”的竞争中取得权威地位, 成为真相的合法解释者。

在以上基础上, 本书尝试把叙事文本的分析与新闻话语实践分析结合起来, 深入探寻新闻传播如何从一种叙事(语言)行为转化成为一种话语(权力)实践的内在文化机制和规律。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运用叙事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第五章“新闻叙事的断



点解析”对新闻报道中的叙事断点问题的研究，从叙事时间的分析着手，聚焦于叙事断点的具体情况，揭示了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政策、新闻制度之间的龃龉、矛盾和博弈。第六章“典型人物报道的叙事”通过对典型报道模式的分析，将经典叙事学的分析框架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从而既为叙述模式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可能和新的发现，更为典型报道研究提供了学理资源。第七章“消息来源的叙事建构”，从叙事声音的角度切入，透视消息源进入新闻叙事文本的过程的叙事机制是怎样的，揭示它如何实现了新闻的意义生产、舆论引导、立场暗示。第八章“章子怡媒介形象的叙事分析”以新浪娱乐对章子怡的报道作为个案，将叙事学和女权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阐述在章子怡的媒介形象构建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ook firstly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news text narrative research by back tracking the whole development from Narratology to new Narratologies. Then secondly tra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s narrativ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western country while they do concrete text study, case study and news cultural criticism ,Chinese scholars still don't have consensus about its property and subject though they've already use it consciously. The third part of introduction elaborates the foundation and basic oriental setting of this book.

This book considers that the basic concept and method of new Narratology are the key point to do news narrative research, for the very reason is it develops and enriches by inheriting the classic narratology.

The effectiveness of narrative basic concept will be clarified by the concrete text study in chapters 1-4. Chapter 1 “who telling news” perseveres with the point that narrator is different from writer .we can explore the regular use of language and symbol activities in news narrative research. Chapter 2 “perspective and present” discusses the arrangement of narrative focus impacts the extent and reliability of the news, and also impacts how the objectivity and facticity reflect in real language and symbol activities. Chapter 3 “time trick” expatiates Narrative time study can find out how the vivid, coherent, logical reality structured in news and that could see communicators' value orientation very clearly—highlighting or fading the core message by transforms time narrative. Chapter 4 “sound variation” tries to answer why news narrative could beat other narrative voices and gain its authority and become a legal interpreter.

The book tries to combine the text analysis with discourse study to see deeply how the news' inner cultural mechanism transformed from narrative (language) action to discourse (power) practice. And it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new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chapter5-8. Chapter5 “Breakpoint of news narrative” deals with the breakpoint study approached on narrative time, revealing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news system policy according to specific situation. Chapter 6 “the narrative of typical reporting” relates classic narrative model with cultural context in typical reporting pattern research and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y of pattern study meanwhile it turns into resources for typical reporting research. Chapter 7 “Narrative construc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elaborates what exactly narrative mechanism is when information resources access into the narrative text, and how to achieve its purport, bias and position hint. Chapter 8 “Narrative study of Medium image of Zhang Ziyi” takes a case study on Zhang Ziyi report in the entertainment reporting in website Sina to analysis the ideology intension of medium image structure by utilize narrative study and feminism.

目 录

摘 要

导 言 新闻文本研究的叙事学方向

第一节 叙事学变迁 // 2

第二节 现状与成果 // 6

第三节 方法与方向 // 12

第一章 谁在讲述新闻

第一节 记者不是叙事者 // 18

第二节 语言主体 // 21

第三节 叙事者的职能 // 26

第二章 视角与呈现

第一节 视角决定呈现 // 36

第二节 叙事者聚焦 // 39

第三节 人物聚焦 // 46

第三章 时间的诡计

第一节 从何说起 // 52

第二节 延展与压缩 // 64

第三节 时间的操纵 // 72

第四章 声音的变奏

第一节 声音的双重视域 // 80

第二节 叙述层次与叙事声音 // 89

第三节 叙述视角与叙事声音 // 108

第五章 新闻叙事的断点解析

第一节 强化与遮蔽 // 119

第二节 再现的偏差 // 125

第三节 断点失当 // 131

第六章 典型人物报道的叙事

第一节 功能与原型 // 148

第二节 叙事危机 // 158

第三节 叙事转型 // 166

第七章 消息来源的叙事建构

第一节 聚焦变异 // 179

第二节 声音转换 // 185

第三节 互文嵌入 // 201

第八章 章子怡媒介形象的叙事话语分析

第一节 “狂野浅薄”的幸运女郎 // 210

第二节 章子怡形象的叙事策略 // 212

第三节 语境：异化与冲突 // 227

参考文献 // 233

后记 // 235



导 言

新闻文本研究的叙事学方向



第一节 叙事学变迁

叙事学 (Narratology) 作为一门学科, 首先是由法国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于1969年提出的, 他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写道:

“……这部著作作用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 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 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并在《叙述的结构分析》一文中指出, 叙事学应是对“叙述的本质和叙述分析的几条原则, 提出几点一般性的结论”, 即研究叙事的本质、表现、功能等叙事文本的普遍特征, 不管它是用文字、图像还是声音来叙事。稍后,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有感于当代大众传媒的多样性及其各不相同的秉性, 就将叙事学划定为只对叙事文学的研究, 而不涉及影视等。

叙事学在思想方法上的来源是索绪尔语言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结构主义。索绪尔主张不能把语言 (langue/language) 和言语 (parole/speech) 混为一谈,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在索绪尔看来, 语言是一个整体, 一个系统, 言语总是个别的、境遇的, 他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述二者的关系: $1+1+1+1+\dots=1$ 。^[1] 左边是言语, 右边是这些言语共有的语言, 语言学应该研究的是语言。由此, 形成了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语言是一个心理原型, 是下意识的、被动的; 言语是有意识的、主动的。语言是社会性的; 言语是个人性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是同质的; 言语活动则是异质的; 语言是一个人为的分类原则, 是文化的产物; 言语的功能是自然的, 从起源上来讲, 先有个体间的言语活动, 再有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 但是, 语言的起源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语言的原则一旦确立就永远存在, 语言比言语重要。语言具有由内力即可恢复的自足的平衡状态, 即共时态 (synchronic); 而时间是造成言语活动变化的因素, 形成语言在时间中的不平衡状态, 即历时态 (diachronic)。语言的要素是符号, 意义是符号的所指 (signifie/signified), 是概念; 语言的音响形象, 即它在心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页。



理上留下的印象或痕迹是符号的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索绪尔的这些观念表明，在千差万别的言语活动下面，有着共同的稳定的内在结构（语言）。索绪尔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个整体，主张应从构成某一语言现象的各成分的相互关系中、从语言的内在结构中，而不是从它的历史演变中去考察语言，以及建基于语言/言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这些都成为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叙事学的建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俄国理论家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走语言学所开创的道路，用结构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他对南美土著人社会文化众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结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然而不是没有规律可寻的，不是无法把握的，因为这些表现形式蕴藏着一个符合具体逻辑的体系。不是借助外界的因素，而是从事物现象的内部抽象出事物的结构，就有可能建立这一体系。他在《结构人类学》中进一步对结构作出了四点说明。第一，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第二，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第三，由结构能够预测出当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整体会有什么反应；第四，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该是可以在结构内得到解释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在研究事物时，不应注重因果关系，而应从事物的整体上，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其《结构主义》一书中概括了结构的三个基本特性：其一是整体性，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二是转换功能，即结构内部存在着具有构成作用的规律和法则；其三是自我调节功能，在结构执行转换程序时，它有自身的调节机制而不需要求助于结构之外的事物。

经典叙事学是作为结构主义浪潮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出现的，它与结构



主义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叙事学在确定研究对象的时候，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内在的实体，一个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这样形成叙事作品的一切外在的因素——历史的、心理的、文化的，等等，都被叙事学研究排除在外。作者的个人状况、写作作品的真实意图也被叙事学研究置之度外，即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人的主体性位置被彻底废黜。取而代之的是，叙事作品本身的构成因素，各成分之间的关联表述，如主人公、叙述者、所叙故事、叙事行为、叙事结构、叙事视点、叙事时间等，成为研究的兴趣和着力点所在。

其二，由于叙事学将目光限于文本之内，其对意义问题的探究与传统的作品分析不同在于，不再从文本之外引入意义之源，即意义不是来自于现实和有关现实的观念、价值体系，而是来自文本，一系列文本策略的运用就是制造意义或者说唤起意义的过程。

其三，叙事学强调对叙事作品的抽象研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叙事作品的规律，是实际作品的抽象，因为它分析和描述的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的叙述结构。如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一书，只是将薄伽丘的这一作品作为验证的材料，把它看成某些抽象的叙述结构的具体表现，讨论“一般的叙述结构，而不是一本书的叙述结构”，由此可见，语言学的方法和手段为叙事学研究所采用。简言之，叙事学就是要研究“叙事语法”，发现和总结文本的“叙事性”。

其四，与上一个方面相联系，叙事学努力探寻文本的深层结构，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对叙述结构的研究和分析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它所关注的不是文本的表层结构，而是能够运用于所有叙事的结构规则。因此，叙事学对结构的分析中，常常致力于揭示出不同叙事文本共同的叙述模式。

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式微，以文学叙事为研究对象的经典叙事学也逐渐门庭冷落，但是，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叙事以外的各个领域，如视觉艺术（包括绘画和影视）、传播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计算机语言，等等，都或



多或少地吸取了叙事学的观点和方法，并且与20世纪西方其他的思潮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相融合。在此过程中，叙事学不仅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而且也丰富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发现。于是，原本单一的叙事学成为复数意义上的叙事学，经典叙事学演化成后经典叙事学或曰新叙事学。形成了“一种更丰富、更有用、更完整的叙事学”。^[1]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在其修订版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界定“叙述学”为“叙述学是关于叙事，叙事文本，形象，奇观，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制作作品的理论。”^[2]而旧版中的定义则是“叙述学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3]这里不仅将原先的一个简单界定加以扩展，而且特别强调了对于“文化产品（cultural artifacts）”的研究，这样一来，其适用的范围就远为扩大了。

后经典叙事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跨学科研究。后经典叙事学在继承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如上所说，将叙事研究推及其他学科，另一方面，也将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认知科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观念和方法引入叙事学研究之中，并产生出叙事学的分支，如历史叙事学，叙事心理学，电影叙事学，等等。

其二，经典叙事学强调叙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封闭性，后经典叙事学则打破了这一框限，对叙事文本及叙事活动所涉及的意义问题诸如意识形态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等等，都进入叙事研究的视野。

其三，后经典叙事学推进和拓展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思路，譬如对叙事接受者的研究，对叙述者讲故事的目的研究，对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研究，对叙述者的变形的研究，等等，都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叙事学研究的内容，开阔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

[1] 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 Mieke Bal: *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Second Edition), P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1997.

[3]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叙事学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文学叙事研究的狭小空间走向更为开阔的天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叙事活动——的广泛性。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以“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

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的传播无疑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叙事活动，传播学者华尔特·费希尔强调指出：“所有形式的人类理性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叙述，因此，所有形式的信息传播都可以当作叙述来理解”。^[2]因此，新闻传播活动理应在叙事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第二节 成果与现状

作为一种理解、分析、评价叙述文本的方法，叙事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非虚构叙事排除在外。如里蒙-凯南在其《叙事虚构作品》一书的绪言中说道“事实上，在分析虚构作品时运用的一些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传统规定为‘非虚构类’的作品。”“由于本书的主要兴趣在于叙述虚构事件的作品，所以我不打算在此谈论以语言为媒介的非虚构性叙事作品，如……新闻报道……等等。”^[3]在欧美国家，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的进程，也伴随着对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叙事学研究。首先是方法论层面，如丽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尔斯所著的《媒介研究：文本、体制和受众》一

[1]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页。

[2] 转引自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页。



书中，专门介绍了叙事学的概念和方法。^[1]阿瑟·阿萨·伯杰的《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罗宾·洛克夫的《语言的战争》，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杰克·威廉·富勒的《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这些著述中或设有专节讨论大众传播的叙事问题，或运用叙事学原理阐释其他大众传播现象。尤其引人注目的专著有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它从新闻话语的分析入手，建构了一套新闻文本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表明，新闻作为一个文本整体格局可以描述为新闻文本的语法结构即总体形式结构和作为总体内容结构的语义宏观结构。新闻整体具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和组织系统，由此限制语义宏观结构。语义宏观结构经过宏观规则的作用从语义微观结构转化而来，有特定的语用策略，对新闻报导的话语构建起具体组织、监控文本的作用。后者则是对运用于媒介研究的叙事学基本概念进行阐发。此外还有梵·迪克《新闻分析：国内外新闻案例研究》和《种族主义与新闻》，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约翰·哈特雷的《解读新闻》，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的罗格·福勒的《媒介话语和意识形态》等，都是运用叙事学方法分析新闻与大众传播的专著。

可以说，在西方，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和新闻文化批评中，叙事学的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如1989年，美国学者文森特就美国电视网对航空事故的报道进行了叙事性分析。当一家航空公司的客机发生事故而坠落，各家电视网开始了“新闻大战”，整个报道过程正是叙事的戏剧性过程：从事件的开端它引入情节人物悬念冲突发展，进而达到高潮直至结局。一个有关“技术事故”的现实报道就这样被纳入悲剧性故事框架之中。文森特对新闻报道的叙事性分析表明，“叙事成为理解社会现实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则被置换成叙事方式的真实性问题（现场镜头、同期声、实地采访等），同时，叙事结构成了文森特等人对媒介内容分析的分类框架。^[2]

又如，美国学者坎贝尔对美国电视节目《六十分钟》的分析，也采用

[1] Lisa Taylor and Andrew Wills: 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2] 参见冯郁青：《媒介内容分析的相关理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



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并且同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他通过对大量的《六十分钟》的报道的分析，总结出三种叙述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叙述模式。这3种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3种隐喻身份。这些不同的故事模式中，记者的不同身份所叙述的故事往往建立于种种冲突之上，坎贝尔通过对这些冲突类型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新闻叙事所建构的文化仪式在现实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1]

美国学者安特曼对《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对两起性质相同的事件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也将叙事学的观念引入了新闻批评之中，通过结构技巧、叙述方式、标题设置、语态选择等方面的分析，发现两家杂志在对苏—韩事件报道时，强调苏联道义上的腐败和罪恶，而在报道美—伊事件时，则淡化美方负疚感，强调技术操作的复杂性是事故的原因。^[2]

在将叙事理论运用于新闻操作实践的研究方面，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克雷默（Mark Kramer）于2001年将他此前在波士顿大学每年举行的叙事新闻论坛带到了哈佛大学，建立了尼曼叙事新闻学项目（Nieman Program on Narrative Journalism），自2001年以来，多次举行的叙事新闻学研讨会，着眼于提高新闻叙事能力，即讲述故事的技巧，强调不仅要准确地讲述故事，更要使所讲述的故事富于吸引力。在这个论坛上，新闻实践领域卓有影响的记者们，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个案，并且不局限于报纸新闻写作，而且注意到互联网的到来给叙事新闻带来的新的可能。^[3]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12月章天放《新闻知识》上发表《谁在说话？》，指出在新闻报道中，叙事人称的准确把握和成功转换，乃作品内容深化和品格升华的关键所在。新闻中“夹叙夹议”的造成，本质乃在于人称视角转换。^[4]1994年孙皖宁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发表文章《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最早向新闻界介绍叙事研究的方法，但随后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广泛呼应。1996年第3期《武汉金专学报》发表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

[1] 参见王伟、刘浚：《保持中间地带——论〈六十分钟〉的叙述模式》，《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

[2] 参见孙皖宁：《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4期。

[3] 参见<http://www.nieman.harvard.edu/NiemanFoundation.aspx>。

[4] 章天放：《谁在说话？》，载《新闻知识》1991年12月。